

虞初新志卷之十一

新安張

潮山來氏輯



過百齡傳

錫山秦松齡 留仙

錫固多佳山水。間生瑰閎奇特之士。常以道藝為世稱述。若倪徵君雲林。以畫華學士鴻山。以詩王僉事仲山。以書乃今過處士百齡者。則以奕。其為道不同。而其聲稱。足以動當世。則一也。百齡名文年。為邑名家子。生而穎慧。好讀書。十一歲時。見人奕。則知虛實。

虞初新志

卷之十一

一

先後進擊退守之法。曰。是無難也。與人奕。奕輒勝于。是間黨間。無不奇百齡者。時福唐葉閣學臺山先生。奕品居第二。過錫山。求可與敵者。諸鄉先生以百齡應召。至則尚童子也。葉公已奇之。及與奕。葉公輒負。諸鄉先生耳語百齡曰。葉公顯者。若當陽負。何屢勝百齡。色然曰。奕固小技。然枉道媚人。吾恥焉。况葉公賢者也。豈以此罪童子耶。葉公果益器之。欲與俱北。以學未竟。辭。自是百齡之名。噪江以南。遂益殫精於奕。不幾年。學成。曰。可以應當世矣。會京師諸公卿聞。

其名有以書邀致者。遂至京師。有國手曰林符卿。老游公卿間。見百齡年少。意輕之。一日諸公卿會飲。林君謂百齡曰。吾與若同遊京師。未嘗一爭道角技。卽諸先生何所用吾與若耶。今願畢其所長。博諸先生歡。諸公卿皆曰諾。遂爭出注。約百緡。百齡固謝不敢。林君益驕。益強之。遂對奕。枰未半。林君面頸發赤熱。而百齡信手以應。旁若無人。凡三戰。林君三北。諸公卿譁然曰。林君向固稱霸。今得過生。乃奪之矣。復皆大笑。于是百齡碁品遂第一。名噪京師。當是時。居停

虞初新志

卷之十一

二

主某錦衣者。以事繫獄。或謂百齡曰。君爲錦衣客。須謹避。不然禍將及。百齡毅然曰。錦衣遇我厚。今有難而去之。不義。且吾與之交。未嘗干以私禍。必不及時。同客錦衣者。悉被繫。百齡竟免。已天下多故。百齡不欲久留。遂歸隱錫山。日與一二酒徒。狂嘯縱飲。不屑屑與人奕。獨徵逐角戲。以爲樂。百齡素貧。出遊輒得數百金。輒盡之博筭。其戚黨譙訶百齡。百齡曰。吾嚮者家徒壁立。今所得貲。俱以奕耳。得之奕。失之博。夫復何憾。且人生貴適志。區區逐利者何爲。噫。若百齡

者可謂奇矣。以相國之招而不去。以金吾之禍而不避。至知國家之傾覆而急歸。爲公卿門下容者。垂四十年。而未嘗有干請。若百齡者。僅謂之奕人乎哉。

張山來曰。善奕者多在垂髫。然其人往往嗇於壽。今過君獨歷四十餘載。豈其命名爲之兆耶。

八大山人。明寧藩宗室。號人屋。人屋者。廣夏萬間之意也。性孤介。穎異絕倫。八歲卽能詩。善書法。工篆刻。尤精繪事。嘗寫菡萏一枝。半開池中。敗葉離披。橫斜水面。生意勃然。張堂中。如清風徐來。香氣當滿室。又畫龍。丈幅間。蜿蜒升降。欲飛欲動。若使葉公見之。亦必大叫驚走也。善詼諧。喜議論。娓娓不倦。嘗傾倒四座。父某亦工書畫。名噪江右。然喑啞不能言。甲申國亾。父隨卒。人屋承父志。亦喑啞。左右承事者。皆語以

虞初新志

卷之十一

四

目合則領之。否則搖頭。對賓客寒暄以手。聽人言古今事。心會處。則啞然笑。如是十餘年。遂棄家爲僧。自號曰雪个。未幾病顛。初則伏地嗚咽。已而仰天大笑。笑已。忽踉跄踴躍。叫號痛哭。或鼓腹高歌。或混舞於市。一日之間。顛態百出。市人惡其擾。醉之酒。則顛止。歲餘病間。更號曰个山。旣而自摩其頂曰。吾爲僧矣。何可。不以驢名。遂更號曰个山驢。數年。妻子俱死。或謂之曰。斬先人祀。非所以爲人後也。子無良乎。个山驢遂慨然蓄髮。謀妻子。號八大山人。其言曰。八大者。

四方四隅。皆我爲大。而無大於我也。山人旣嗜酒。無他好人。愛其筆墨。多置酒招之。預設墨汁數升。紙如十幅于座右。醉後見之。則欣然潑墨。廣幅間。或灑以敝帚。塗以敗冠。盈紙駢駢。不可以目。然後捉筆。渲染或成山林。或成丘壑。花鳥竹石。無不入妙。如愛書。則攘臂搦管。狂叫大呼。洋洋灑灑。數十幅立就。醒時欲求其片紙。隻字不可得。雖陳黃金百鎰於前。勿顧也。其顛如此。

外史氏曰。山人果顛也乎哉。何其筆墨雄豪也。余嘗

虞初新志

卷之十一

五

閱山人詩書。大有唐宋人氣魄。至於書法。則胎骨於晉魏矣。問其鄉人。皆曰。得之醉後。嗚呼。其醉可及也。其顛不可及也。

張山來曰。予聞山人在江右。往往爲武人招入室。中作畫。或二三日不放歸。山人輒遺矢堂中。武人不能耐。縱之歸。後某撫軍馳柬相邀。固辭不往。或問之。答曰。彼武人何足較。遺矢得歸可矣。今某公回風雅者。也不就見。而名我。我豈可往見哉。又聞其于便面上大書一啞字。或其人不可與語。則舉

啞字示之其畫上所鈐印狀如屐予最愛其畫恨
相去遠不能得也

虞初新志

卷之十一

六

圓圓陳姓。王峰歌妓也。聲甲天下之聲。色甲天下之色。崇禎癸未歲。總兵吳三桂慕其名。齎千金往聘之。已先爲田畹所得。時圓圓以不得事吳。怏怏也。而吳更甚。田畹者。懷宗妃之父也。年耄矣。圓圓度流水高山之曲。以歌之。畹每擊節。不知其悼知音之希也。甲申春。流氛大熾。懷宗宵旰憂之。廢寢食。妃謀所以解帝憂者於父。畹進圓圓。圓圓掃眉而入。冀邀一顧。帝穆然也。旋命之歸。畹第時闖師將迫畿輔矣。帝急召

虞初新志

卷之十一

七

三桂對平臺。錫蟒玉。賜上方。託重寄命。守山海關。三桂亦慷慨受命。以忠貞自許也。而寇深矣。長安富貴家。胥皇皇。畹憂甚。語圓圓。圓圓曰。當世亂而公無所依。禍必至。曷不締交於吳將軍。庶緩急有藉乎。畹曰。斯何時。吾欲與之繾綣。不暇也。圓圓曰。吳慕公家歌舞。有時矣。公鑒於石尉。不借人看。設玉石焚時。能堅閉金谷耶。盍以此請。當必來。無卻顧。畹然之。遂躬迓。吳觀家樂。吳欲之。而故郤也。強而可。至則戎服臨筵。儼然有不可犯之色。畹陳列益盛。禮益恭。酒甫行。吳

卽欲去。晚屢易席。至邃室。出羣姬調絲竹。皆殊秀。一
淡妝者。統諸美。而先衆。音情艷。意嬌。三桂不覺其神。
移心蕩也。遽命解戎服。易輕裘。顧謂晚曰。此非所謂
圓圓耶。洵足傾人城矣。公寧勿畏而擁此耶。晚不知
所答。命圓圓行酒。圓圓至席。吳語曰。卿樂甚。圓圓小
語曰。紅拂尚不樂越公。矧不迨越公者耶。吳額之。酣
飲間。警報踵至。吳似不欲行者。而不得不行。晚前席
曰。設寇至。將奈何。吳遽曰。能以圓圓見贈。吾當保公
家。先於保國也。晚勉許之。吳卽命圓圓拜辭晚。擇細

虞初新志

卷之十一

八

馬馱之去。晚爽然無如何也。帝促三桂出關。三桂父
督理御營名驤者。恐帝聞其子載圓圓事。留府第。勿
令往。三桂去而闖賊旋拔城矣。懷宗死。社稷。李自成
據宮掖。宮人死者半。逸者半。自成詢內監曰。上苑三
千。何無一國色耶。內監曰。先帝屏聲色。鮮佳麗。有一
圓圓者。絕世所希。田畹進帝。而帝卻之。今聞晚贈三
桂。三桂留之。其父吳驤第中矣。是時驤方降闖。闖卽
向驤索圓圓。且籍其家。而命其作書以招子也。驤俱
從命。進圓圓。自成驚且喜。遽命歌奏。吳歛自成。蹙額

曰何貌甚佳而音殊不可耐也卽命羣姬唱西調操阮箏琥珀已拍掌以和之繁音激楚熱耳酸心顧圓曰此樂何如圓曰此曲祇應天上有非南鄙之人所能及也自成甚嬖之隨遣使以銀四萬兩犒三桂軍三桂得父書欣然受命矣而一偵者至詢之曰吾家無恙耶曰爲闖籍矣曰吾至當自還也又一偵者至曰吾父無恙耶曰爲闖拘繫矣曰吾至當卽釋也又一偵者至曰陳夫人無恙耶曰爲闖得之矣三桂拔劍砍案曰果有是吾從若耶因作書答父略曰

虞初新志

卷之十一

九

兒以父蔭待罪戎行以爲李賊猖狂不久卽當撲滅不意我國無人望風而靡側聞聖主晏駕不勝眦裂猶意吾父奮椎一擊誓不俱生不則刎頸以徇國難何乃隱忍偷生訓以非義旣無孝寬禦寇之才復愧平原罵賊之勇父旣不能爲忠臣兒安能爲孝子乎兒與父決不早圖賊雖置父鼎俎苟以誘三桂不顧也隨效秦庭之泣乞王師以勦巨寇先敗之於一片石自成怒戮吳驤併其家人三十餘口欲殺圓圓圓曰聞吳將軍捲甲來歸矣徒以妾故又復興兵

殺妾何足惜。恐其爲王死。敵不利也。自成欲挈圓圓去。圓圓曰。妾既事大王矣。豈不欲從大王行。恐吳將軍以妾故而窮追不已也。王圖之度。能敵彼妾。卽褰裳跨征騎。自成乃疑思。圓圓曰。妾爲大王計。宜留妾。緩敵。當說彼不追。以報王之恩遇也。自成然之。於是棄圓圓。載輜重。狼狽西行。是時也。闔膽已落。一鼓可滅。三桂復京師。急覓圓圓。旣得。相與抱持。喜泣交集。不待圓圓爲闔。致說自以爲法戒。追窮聽其縱逸。而不復問矣。旋受王封。建蘇臺營都鄔於滇南。而時命

虞初新志

卷之十一

十

圓圓歌。圓圓每歌大風之章。以媚之。吳酒酣。恒拔劍起舞。作發揚蹈厲之容。圓圓卽捧觴爲壽。以爲其神武不可一世也。吳益愛之。故專房之寵。數十年如一日。其蓄異志。作謙恭。陰結天下士。相傳曰。多出於同夢之謀。而世之不知者。以三桂能學申胥。以復君父大讐。忠孝人也。曷知其乞師之故。蓋在此而不在彼哉。厥後尊榮南面。三十餘年。又復浪沸潢池。致勞撻伐。跋扈艷妻。同歸殲滅。何足以償不子不臣之罪也。

哉。

陸次雲曰。語云無微不信。圓圓之說。有微乎。曰。有微。諸吳梅村祭酒偉業之詩矣。梅村效琵琶長恨體。作圓圓曲。以刺三桂。曰。衝冠一怒爲紅顏。蓋實錄也。三桂齋重幣。求去此詩。吳勿許。當其盛時。祭酒能顯斥其非。卻其賂。遺而不顧於甲寅之亂。似早有以見其微者。嗚呼。梅村非詩史之董狐也哉。

張山來曰。吳三桂未叛時。予讀祭酒圓圓曲。不解所謂。甲寅後。友人因爲予言其故。淡服先生先見之明。今讀此傳。益知圓圓曲之妙也。

虞初新志

卷之十一

十一

又曰。唐陳鴻作長恨傳。白居易因譜爲歌。今雲士乃因歌作傳。詳略之際。較之前人稍難。誠足輝映後先矣。

嘯翁者。欽州長嘯老人汪京。字紫庭。善嘯。而年又最高。故人皆呼爲嘯翁也。嘯翁嘗於清夜。獨登高峰巔。豁然長嘯。山鳴谷應。林木震動。禽鳥驚飛。虎豹駭走。山中人已寐者。夢陡然醒。未寐者心悚然懼。疑爲山崩地震。皆徬徨罔敢寢。達旦羣相驚問。乃知爲嘯翁發嘯也。嘯翁之嘯。幼傳自嘯仙。能作鸞鶴鳳凰鳴。每一發聲。則百鳥廻翔。雞鶩皆舞。又善作老龍吟。醉臥大江濱。長吟數聲。魚鰕皆破浪來朝。鼉鼉多迎濤。以

虞初新志

卷之十一

十一

拜他日與黃鶴山樵。天都瞎漢。瀟湘漁父。虎頭將軍。十數輩。登平山六一樓。拉嘯翁嘯。嘯翁以齒落固辭。強而後可。初發聲如空山鐵笛音韻悠揚。旣而如鶴唳。長天聲徹霄漢。少頃移聲向東。則風從西來。蒿萊盡伏。排闥擊戶。危樓欲動。再而移聲向西。則風從東至。閭然蕩然如千軍萬馬。馳驟於前。又若兩軍相角。短兵長劍。緊接之勢。久之則屋瓦欲飛。林木將拔也。於時炷香燼而嘯翁氣竭昏仆於地。衆客大驚。亟呼山僧灌以沸水。半晌乃甦。歸而月印前溪矣。嘯翁能

醫工畫善歌垂八十聲猶遶梁云

外史氏曰古善嘯者稱孫登嗣後寥寥不見書傳迨至我朝稱善嘯者洛下王昭陽李而已然予嘗一聞之矣第未知與蘇門同一音響否昨聞嘯翁之嘯則有變風雲動山岳之勢大非洛下者可幾及也豈嘯翁之嘯直接蘇門者耶

張山來曰予遇嘯翁欲聞其嘯翁以齒豁辭不意其在平山發如許高興惜予不及知也

客窗涉筆

康熙間。天津城外有旅店。其後一室。夜多鬼。店主鍵其門。時有優人至其家。人無宿處。欲入此室。店主告以故。其扮淨者云。無懼。吾能服之。衆飲酒半醉。各歸寢。扮淨者取筆塗赤面。着袍靴。裝關公。丑塗黑面。持刀裝周倉。小生白面。持印作關平。左右立。關正坐。點燭。若看兵書狀。頃之。炕後一少婦出。前跪呼冤。裝關公者心懾。不能言。扮周倉者厲聲問。有何冤。可訴。上婦指炕者。再周又厲聲云。汝且去。明日當伸若冤。婦拜謝。忽隱去。至明日。三人啓炕磚視之。下果有一屍。詢店主云。此屋本一富家者。前年遷去。某賃之。其鄰佑云。屋主向有一妾。後不復見。殆冤死耶。衆云。今夜必復至。當細詢之。至夜。三人仍裝像於室。衆伏戶外伺之。初更。婦人又自炕後出。怒指三人云。吾以汝爲眞關君。特與訴冤。汝輩何能了吾事。乃披髮吐舌。滅燈而去。衆大驚。三人不敢復入室。

張山來曰。此鬼謬矣。卽非眞關君。寧不可藉其力。以鳴于官。而究其冤耶。

康小范言其伯父諱元積者。康熙辛丑進士。自幼能知前事。方誕生時。與同輩三人。皆沙門中道履堅粹者。冥主賜以進賢冠。繡紫衣。禮而遣之。至一橋。有以杯茗進。同輩飲之。某獨疑而寘之。遂別去。某困諸生久。每思及此。曰。吾旣紫繡來。闔老非謬我者。後登進士。謝恩之日。班次中。遇兩同年。面目宛然。當日兩僧與偕來者。詢之兩君。則皆惘然。想卽橋上杯茗爲之蔽也。

崇禎末。張獻忠屠戮楚中。麻城人爲賊所殺。覓走川

虞初新志

卷之十一

十五

中。不自知其死也。急欲東歸。每至途中。輒爲風吹轉。夜行三載。終不得歸。於是聞風聲。卽伏地。握草木根。乃不復回。將至故邑。城門尚閉。於嶽廟後。少憩。見有一神。奉簿登殿。向嶽帝云。與麻城梅某一子。帝云。此人孽重。不得有子。神又云。天曹所命。不敢違。判官持一簿向帝云。梅某於某日。見一凍人。買一草束烘之。得活。是當得子。帝云。可將坐廟旁。人與之。四五人拽是人行。是人呼云。我人也。何投胎之有。衆笑云。汝是人。何畏風夜行耶。是人始悟。已爲鬼。至殿上。又云。某

卽投胎。不願之梅某家。向識其人。何可爲若兒判官。云。但往爲若兒。有好處。是人記所言。數人押至梅某家。梅某婦產一兒。卽能言。家人以爲怪。欲殺之。兒述前生。并托生事。梅驚異。於是力行善。撫子成人。今尚在也。康熙丙辰二月。施溥霖言之。

張山來曰。方嶽帝未奉天。曹命時。梅某婦已有孕矣。豈預知有投胎者耶。此與回生者胸前微溫。同一不可解也。

虞初新志

卷之十一

十六

順治甲午正月四明一士人金良者名仙。仙大書此云。解元金良。士人大喜。及開榜。解元乃鍾朗也。蓋鍾字。有金字。朗字。有良字。神仙之遊戲耳。然金君於次科亦卽中式。

晉時義興善權寺雷震其柱。題字凡三。一曰詩米漢。一曰射釣記。一曰謝君之。皆大書。可徑尺。非篆非隸。深入木理。正統間周文襄公命試削之。字隨削而入。鄉人摹榻云。佩之可以愈瘡。宋祥符間岳州玉貞觀。

虞初新志

卷之十一

七

雷書一柱曰。謝大仙人問此仙曰。雷神之名也。本朝順治間福州饑。晝錦坊有賣米者。雷震死。其三人有字。大書尸上。其文曰。穴口月。八辰口月。八亥。無人識者。人題之於萬壽塔壁。夜有蜘蛛垂絲於字之中。直貫而下。視之。乃米中用水。康中用木查九字也。詢知其人平日果然。天誅不爽矣。

張山來曰。予曩在鳩茲市上。曾見破書一帙。所記皆雷事。其中雷書甚多。以其近于荒唐。未之購也。由今思之。仍當以數十文買之。今亦不知在否矣。

樵川吳生善請仙。順治丁酉督學歲試將及。數子問
場中題。書曰尹字帶兒孫。一旦不離心。復問次題。出
經題否。曰否。否。否。比入試。首題是得見君子者斯可
矣。至得見有恒者斯可矣。乃知尹字兒孫。君子也。一
旦心。恒字也。次題樂正子強乎三段。三否字也。同時
有武學生。亦問試題。書四語曰。二人並肩。不缺一邊。
立見其可。十字撇添。及入試。論題乃天下奇才四字。
始悟二人並肩。天也不缺一邊。下也。立見其可。奇也。
虞初新志

卷之十一

六

十字撇添才也。拆字巧妙如此。非仙語不能到也。

康熙己酉科。山陰袁顯襄叩凡仙問場中題目。批云。
不可語。曰。然則終無一言耶。曰。題目。卽在不可語上。
曰。乞明示之。批。一署字。出題乃知之者一節。有四者
字。且在不可語上一章之上。袁遂獲雋。

貴州番民雜處。多闕術。能以木易人之足。有郡丞某
過其地。記室二人從遊其地。寓於客邸。一人與婦人
淫。其夫怨之。易其一足。一人不與婦淫。其妻怨之。易
其一足。明日躑躅於庭。丞知逮其人。始邀歸作法而

足如故

張山來曰淫其婦而僅易其足可謂罪重而罰輕矣

虞初新志

卷之十一

十九

錢塘于生三世事記

陳玉璣 叔峯

錢塘于生某。忠肅公裔孫也。篤行不妄言。雖盛暑不
解衣帶。每沐浴。必淡白蔽匿。人怪之。一日浴昭慶寺。
僧寮。同學蔡生者。排戶逼視。見其兩腋間肌寸許。左
豕右蛇。豕鬣而螭。蛇鱗鱗然。生泣下。已乃曰。此予三
生業也。于今猶不忘。予初爲豕。甚憎其生。既就死。極
挺刃湯火。神識終不去。已爲蟒蛇。在巖穴下。自顧獯
惡。時掩藏而日苦饑。百蟲啐。腥附于甲。立啖盡。已念
業益重。間日食一大禽。又念殺生無已。時誓日飲水。
虞初新志 卷之十一 二十

又念毒涎入水。殺魚蚌。悞飲人。殺人。慨然曰。生而害
生。曷不死。遂引首于山。曝烈日中以死。見冥官曰。汝
有人性。重生命。舍生當拔汝爲人。言罷。生又泣曰。予
未嘗以告妻子。今亦無用自匿矣。蔡聞言悚然。因語
于李九來。筆之書。陳子曰。輪迴果報。爲浮屠家說。予
不樂道。閱太平廣記諸書。載此類甚多。亦不之信。今
九來親得之。其友可無疑。嗟乎。物類以不嗜殺而得
爲人人。嗜殺將不得復爲人。亦理有必然者。金壇某
巨公死。距百里許。農家適產牛。見腹下殊毛。若書某

公姓名衆駭語聞其子鬻歸閉之別室以終其年子聞之巨公姻黨亦無足疑夫天下之爲亂臣賊子者多矣豈能盡執其人而刀鋸鼎烹之故往往有逃于法者苟非有冥報使計窮力竭賄賂無所施干請無所用人亦何憚而不爲亂臣賊子故冥報者所以濟國法之窮也吾友魏冰叔作地獄論其說實有裨于世道人心當書此文質之

張山來曰余曾作輪迴說謂人爲異類世苟不知便不足以爲戒故必毛上成字方可耳

虞初新志

卷之十一

三

活死人傳

陳鼎定九

活死人姓江。四川人。名本實。家素封。明公散家財。棄妻子。入終南學仙。十年得其道。遂遨遊四海。旣而止。妙高峰。從閩老人結廬煉金丹。又十年。丹成。座下弟子百餘人。推荆溪陳留王爲首。能駕雲往來。能水面上立。能峭壁間行。嘗縛虎爲騎。出入市中。活死人怒呼而責之。曰。所貴乎道者。清淨無爲也。無爲而至於無聲。方臻衆妙之門。故曰。有聲之聲。延及百里。無聲之聲。延及四海。今汝所行。皆有爲也。有爲則駭世惑俗。豈清淨道哉。於是陳留王乃盡棄其術。掩關息坐。三年。然後請見活死人大悅。曰。子可以授吾大道矣。旣授。乃集羣弟子。告曰。吾聞成功者退。今吾道旣已得人。吾將隱矣。乃命掘一土穴。山半。僅可容身。活死人入居之。命以土掩。毋使有隙。但朝夕來呼我。可耳。旣埋。羣弟子如命。朝夕往呼之。活死人在土中。必大聲應。三年。呼之不應矣。羣弟子乃樹以碣。曰。活死人之墓。

虞初新志

卷之十一

三十一

外史氏曰。神仙多爲駭世惑俗之事。活死人旣怪其

弟子駭世惑俗何爲活埋土穴而使呼之應之三年
之久耶豈夫子所謂索隱行怪者卽世之所謂神仙
卽。

張山來曰活埋土穴中令人呼之而應此當是其
弟子輩故爲此言以駭世耳未必果有其事也

虞初新志

卷之十一

三

義牛者。宜興銅棺山農人吳孝先家小牯牛也。力而有德。日耕山田二十畝。雖飢甚。不食田中苗。吳寶之。令其十三歲子希年牧之。希年跨牛背。隨牛所之。牛方食草澗邊。忽一虎從牛後林中出。意欲攫希年。牛知之。卽旋身轉向虎。徐行嚙草。希年懼。伏牛背不敢動。虎見牛來。且踞以俟。意相近。卽攫牛背兒也。牛將迫虎。卽遽犇以前。猛力觸虎。虎方垂涎牛背兒。不及避。蹶而仰。偃隘澗中。不能輾水壅。浸虎首。虎斃。希年

虞初新志

卷之十一

三

驅牛返白父。集衆昇虎歸烹之。他日孝先與鄰人王佛生爭水。佛生富而暴。素爲鄉里所怨。皆不直之。而袒孝先。佛生益怒。率其子毆死孝先。希年訟於官。佛生重賂邑令。反杖希年。希年斃杖下。無他昆季可白冤者。孝先妻周氏。日號哭於牛之前。且告牛曰。曩幸藉汝。吾兒得免。果虎腹。今且父子俱死於讐人矣。皇天后土。誰爲我雪恨耶。牛聞之。大怒。抖搜長鳴。飛犇至佛生家。佛生父子三人。方延客歡飲。牛直登其堂。竟舐佛生。佛生斃。復舐二子。二子斃。客有持桿與牛

鬪者皆傷鄰里趨白令令聞之怖死
外史氏曰世之人子不肖父讐不能報者比比矣乃
是牛竟能爲吳氏報兩世殺身讐噫牛亦勇矣哉宐
乎令聞之怖死也

張山來曰牛之爲物雖巍然一軀然觀其狀大抵
頑而不靈今此牛獨能爲主報兩世之讐復怖死
一貪墨吏殆所謂犁牛之子騂且角者也

卷十一終

虞初新志

卷之十一

五

虞初新志卷之十二

新安張 潮山來氏輯

邵士梅傳

陸鳴珂 次山

邵士梅號暉暉山東濟寧州人也其前身爲高小槐本高家莊人向克里正急公守法不苛索民間一錢病革時見二青衣人如公差狀令謹閉其目挾與俱行行甚捷惟聞耳邊風濤聲少頃至一室青衣已去目頓開弟見二嫗侍房帷間則已托生在邵門矣口

虞初新志

卷之十二

不能言心輒自念覺目中所見棟宇器物驟然改觀卽手足髮膚何似非故我也至二三歲能言時輒云欲上高家莊高家莊云父母怪而叱之曰兒妄矣高家莊安在及出就外傅間以語傅傅曰此子前身事宜秘之遂不復言己亥成進士改授登州郡博適奉臺檄署篆棲霞道經高家莊市井室廬宛然如昨因集土人而問之曰此地曾有高小槐乎曰有之去世已歷年所矣及詢其歿時月日與士梅生辰無異遂告之故覓其子一物故一他出惟一女適人相距里

許呼與語。語及少時。膝下事甚了了。并訪里中諸故老。其一尚存。皤皤黃髮。年九十餘矣。相見道故舊。懽若平生。士梅因恍然有得。半生疑案。從此冰消。乃賦詩云。兩世頓開生死路。一身會作古今人。遂捐貲置產。厚卹其家。後俸滿量移。作令吳江。吳中人士盛傳其事。余初未之信也。適登州明經李曰白。爲余同年。曰。桂胞弟。便道過訪。余偶言及。曰。曰白。得非我登州邵暉暉先生乎。其事甚真。余所稔聞。因述邵在登時。嘗以語同官李薑。薑以語曰白者。縷悉如此。余稍銜。次其語。爲立小傳。夫高小槐。一里正耳。片善之積。尚能死。無宿孽。生得成名。况其他哉。雲間野史陸鳴珂撰。時康熙七年五月晦日也。

張山來曰。觀里正之善者。其福報如此。其惡者。來生從可知矣。

彭望祖名遠。江西人。幼端方。沉靜寡言笑。弱冠舉諸生。從師讀書西山草菴中。冬月有道士衣單麻衣。冒大雪來求宿。忽病足不能起。望祖憐之。日分飲食奉之。三年道士足愈。起謝曰。吾受郎君惠厚矣。無以報。山丹書三卷授之。曰。讀之可證飛仙。遂去。不復見。望祖得其書。熟讀之。明亾棄舉子業。來遊江南。順治中京口明經張行貞延爲孺子句讀師。賓主甚相歡。他日飲青梅下。行貞盛言閩粵鮮荔之美。恨不得啖。望祖初新志

卷之十二

三

祖曰。是固無難致也。行貞曰。噫。先生何云不難哉。固無論山川險阻。第相去數千里。卽使策駿馬。乘傳。日夜兼程。行至此。亦稿矣。望祖唯唯。抵暮。行貞入。望祖命童子灑掃書舍。庀香具法壇。戒童子先寢。童子慧怪之。假寐竊起。窺望祖於篋中。取草龍一具。祭於壇。須臾龍忽蠕然。鱗甲爪牙皆動。望祖乘之騰去。不半夜歸矣。龍兩角掛纍纍。皆鮮荔也。乃撤壇。收草龍置篋中。而東方已白。呼童子起。進之。行貞大駭。詰童子。童子具以告。於是行貞知望祖有神術。謹事之。歲餘。

望祖忽于午夜。出草龍收行旅琴劍書篋。掛于上乘之而去。不知所終。

外史氏曰。神仙固多幻術也。往往以幻術遊戲人間。第無緣值之耳。或曰。望祖特術士耳。非神仙也。雖然。數千里。不半夜而往還。卽謂之神仙也。亦宜。

張山來曰。余嘗羨左慈于孟中釣松江。四腮鱸魚。今望祖尚有藉于草龍。猶覺遜一籌也。

弱文程氏名璋。歙人。程某之女也。其母夢吞花葉而生。幼極穎慧。九歲卽好弄翰墨。工詩文。日摹曹娥麻姑諸帖。書法尤稱精楷。性復喜植花。更愛花葉。能于如錢蓮葉。熨製爲箋。書心經一卷。及笄。適里人方元白。伉儷甚歡。元白偕友人吳某作客廣陵。弱文憂形顏色。不能自已。嘗作詩文緘寄元白。元白開緘。輒閉戶歛歔。悵惋累日。一日平頭復持緘至。友人伺其出。私啓視之。乃製新柳葉二片。翠碧如生。各書絕句一。虞初新志

卷之十二

五

首。其一曰。楊柳葉青青。上有相思紋。與君隔千里。因風猶見君。其二曰。柳葉青復黃。君子重顏色。一朝風露寒。棄捐安可測。又有染說一篇。原愁一則。寄元白。文情綿惻。媚楚動人。年二十一而卒。著有文集數卷。歙人有傳之者。元白傷悼過情。終不復娶。亦不復作客。遂入天台山爲名僧焉。

張山來曰。吾邑有此閨秀。當訪購其集而表章之。

薛衣道人祝巢夫名堯民洛陽諸生也少以文名明
亾遂棄制藝爲醫自號薛衣道人得仙傳瘍鑿凡諸
惡瘡傅其藥少許卽愈人或有斷脛折臂者請治之
無不完若刳腹洗腸破腦灌髓則如華陀之神里有
被賊斷頭者頭已殊其子知其神謂家人曰祝巢夫
仙人也速爲我請來家人曰郎君何妄也頸不連項
矣彼卽有返魂丹烏能合旣離之形骸哉其子固強
之而後行旣至堯民撫其胸曰頭雖斷身尚有暖氣

虞初新志

卷之十二

六

暖氣者生氣也有生氣則尚可以治急以銀鍼紉其
頭于項旣合塗以末藥一刀圭熨以炭火少頃煎人
參湯雜他藥啓其齒灌之須臾則鼻微有息矣復以
熱酒灌之逾一晝夜則出聲矣又一晝夜則呼其子
而語矣乃進以糜粥又一晝夜則可舉手足矣七日
而創合半月而如故舉家拜謝願以產之半酬之堯
民不受後入終南山修道不知所終無子其術不傳
外史氏曰世稱華陀爲神醫能破腦剜臂然未聞其
能活旣殺之人也乃堯民能之不幾遠過於陀耶孰

謂後世無畸人哉。

張山來曰理之所必無事之所或有存此以廣異聞可耳

又曰使我得遇此公便當以師事之

虞初新志

卷之十二

七

劉雲山萬歷間醫也。然當時其術未行，身死三十七年而名始著。陳子聞之曰：異哉！理可信哉。客曰：杭州巨室某者，子患惡疾，垂斃。其家已環而哭之。有一醫突至，曰：我劉雲山也。視畢而病者愈，贈以金，不受。去。曰：他日晤我於毘陵城之司徒廟巷。踰月，巨室子果至。覓雲山巷之老人，曰：子謬矣。雲山死且三十七年矣。然雲山生時信鬼神，曾夢授斯廟之神，募錢尚書地以廣其祠宇，因自爲像於神旁，其形容尚可識也。

虞初新志

卷之十二

八

巨室子躍入，驚顧駭愕，抱其像哭泣而去。由是吾郡之人，觀者拜者，祭禱者，奔走無虛日。亦復有驗。陳子聞之曰：異哉！理可信哉。雖然，使雲山之術得展於生時，吾固知雲山之志可畢也。乃負其術而不遇其時。此雲山之所以至死而猶不肯泯沒者乎。雖其事近於荒唐怪異，君子亦當憫其志而姑信之也。康熙四年三月某日記。

張山來曰：藝術果精，其爲神也固宜。

淨慈寺羅漢。其始止十八尊。吳越王夢十八巨人。而
範其像。南宋時。僧道容增塑至五百尊。覆之以田字
殿。殊容異態。無一雷同。焚香者按已年齒。隨意數之。
遇愁者愁。遇喜者喜。按羅漢之異。不止一端。烟霞洞
後石壁。有石羅漢六尊。亦見夢於吳越王。乞完聚同
氣。王爲補刻其一十二。又願雲現果錄。載明時休寧
趙賈出海病疽。同舟者棄之窮島。趙甦。匍匐至一大
寺。見有異僧。問彼沙彌。知爲羅漢。賈向一僧求其送

虞初新志

卷之十二

九

歸僧曰。可入袖中。卽越海擲賈室中。飄然竟去。賈還
捐資造建初寺。畫神僧之事於壁。以彰佛力。又明季
太倉有一巨姓。老年無子。齋十萬八千僧。訖有十八
異僧。復來求食。家僮拒之一僧。竟入堂中。以指濡唾。
作行書。書其几曰。十八高人特地來。謂言齋罷莫徘徊。
善根雖種無餘澤。連理枝頭花未開。隨書隨成。金
字。家僮驚報。主人急出。僧已逝矣。巨姓頂禮詩几。積
誠一載。忽見。未字轉動。白字成字。遂得一

明末淨寺一僧嘗晝寢。夢伽藍語之曰。有張姓新貴人至矣。急迎之。僧驚寤。旋往山門物色。見一書生倚松太息。僧詢之曰。君得無張姓某名乎。書生曰。然。僧急拉之曰。新貴人盍過我。書生急謝曰。公勿誤我。乃不取科舉秀士也。今八月初六日矣。諸試俱畢。無計觀場。適此排悶。安得爲新貴人耶。僧曰。君之爲新貴人。神告之矣。未錄科易事耳。吾爲爾續取。書生曰。續取須金。僧曰。吾爲若輸金。書生曰。吾觀場無費。不如休也。僧曰。吾爲若措費。第得科名後。無相忘足矣。書

生曰。斯何敢。僧續名爲投卷。市參授餐。僦寓場事畢。又爲卜筮於伽藍。得大吉。益喜躍。榜將發。拉書生曰。君候放榜。當必在我舍。書生曰。公無慮。我捨公將安歸。於是轟飲徹夜。將旦。僧先入城觀揭榜。果見姓名高列矣。馳歸拉生赴宴。至則再視。視上名。雖是而籍則非。相顧錯愕。生甚慚。而僧甚悔。各不復顧。分道歎息而去。

張山來曰。此當是寺僧平時勢利炎涼。故伽藍惡

而戲之耳。

高麗寺者。高麗國王爲其世子所建也。宋神宗時。國王嘗祈嗣於佛。得一子。晝夜啼。惟聞木魚聲。則暫止。有聲自空中來。或遠或邇。王命尋聲所自起。愈尋愈遙。渡海而南。傾耳清聽。得之於武林鏡湖之畔。一僧端坐招提。靜宣貝葉。擊魚按節。梵韻清揚。使者敬禮。僧前請涉朝鮮以療世子。僧曰。世子云何。使告以故。且曰。其臂間湛然有佛無靈字。佛之所賜而題識謂之無靈。此何說歟。僧曰。異哉。爲爾往視。渡海見王。王出世子。僧合掌作禮。世子笑而頷之。王異之。問何故。

虞初新志

卷之十二

十一

僧曰。王之世子。吾師也。吾師曾爲比丘矣。其先蓋輿夫也。肩輿得金。自給之外。每以餘貲投井底。積既久。金益多。出金建刹於湖上。遂爲釋。吾欽其德。爲之徒。乃師一年跛。明年盲。三年爲雷擊以死。吾深不平。因濡筆題佛無靈字於其臂。孰意其生於此歟。王曰。審如是。佛有靈矣。彼種種者。安知非夙生之孽。昔報一世而後償。其善果乎。因爲建寺於其舊地。顏曰高麗。且進金塔以表奇。因誌失載。碑不存矣。余紀其畧。以貽主僧。今寺惟無梁殿尚在人。比之魯靈光云。

張山來曰使其徒不于臂間書佛無靈三字則佛竟無靈矣。

三茅觀踞吳山之最勝。按茅山誌記茅君示現以雲氣爲衣服而不辨睂目。一道士曾於觀前見一幻影。與此說符。是靈奇不獨茅山矣。觀中張三丰曾來寄迹。故於其左肖三丰像。建三仙閣。中坐仙。平平耳。左立仙。首戴笠。玉質亭亭。扶杖欲出。右睡仙。側臥覆衾。曲肱加枕。如得五龍蟄法。而呼吸有聲也。其境不凡。故仙踪恒集。萬曆時有凌姓醫者。事仙最虔。每以鍼

虞初新志

卷之十二

十二

術。施人而不孳。孳於利者。過觀中見羣乞兒。席地轟飲。候值隆冬。同雲欲雪。丐者且袒臂裸襟。握拳射覆。凌異而視之。丐者授以一巒。凌曰。吾不茹。酌以一盞。凌曰。吾不飲。問何故。曰。以奉仙故。一丐曰。勿強之。我輩醉宜歸矣。飄然而散。所遺在地數荷葉。鮮翠如盤。似傾露珠。而新出水者。凌思木葉盡脫時。焉得有此。丐者殆真仙。而以此貽我也。拜而收之。珍藏什襲。每行鍼。先以鍼鍼葉上。療疾卽愈。人擬之。徐秋夫至今

其喬以鍼名世。

一畝田在武林門內有誰菴者僧靜然主之靜然晨
夕焚修誦經不怠於順治戊子元旦方宣梵唄有鼠
窺於梁嗣後每叩魚聲其鼠卽至漸乃由梁及戶由
戶及几僧呼鼠子爾來聽經耶鼠卽點首蹲伏金經
之右經止乃徐徐去率以爲常如是踰年一日者復
來聽經經畢向僧如作禮狀禮畢寂然不動僧撫之
曰爾圓寂耶已涅槃矣越數日體堅如石有梅檀香
僧爲製一小龕塔而瘞之如浮屠禮

張山來曰余亦曾于講院聽經竟不解所謂而婦

虞初新志

卷之十二

七

人女子見其作點首會意狀殊不可解然異類往
往能之則婦人女子聽經會意又不足奇矣

吳山之最勝者曰紫陽山徑曲奧石靈籠洞幽聞水
潺湲巖秀刻故米芾書其石曰吳山第一峯仙境也
真仙出焉宋嘉定間有丁野鶴者全真其處山麓有
善姓恒齋丁一日丁受齋不卽去忽有無賴子數輩
掖一垂斃乞兒投其家衆急走無何乞兒斃矣善姓
遑急丁曰無恐盍閉我於靜室聞彈指聲方出俄而
無賴之衆復轟然集矣聲以斃命裂毗攘臂正欲劫

其資而斃者倏然自地起趨出戶衆呼之不應拉之不止追之不可及也歸於無賴之家復告斃衆錯愕急散去而丁彈指出室中謝善姓不復至矣人由是知丁之奇未幾召其妻王守素付偁與別曰懶散六十年妙用無人識順逆兩俱忘虛空鎮長寂抱膝而逝守素遂漆其屍移蛻尚在不異生平其妻後亦證道云

張山來曰此日假人命最多安得丁仙徧滿人間也

虞初新志

卷之十二

十四

崇禎末年有江右客寓珠寶巷携一珠盒中藏碧草一本上有生就小龍其大如指長踰三寸光似淡金鱗角爪牙無一不備循枝盤繞氣色如新博物者不知其所從出時潞王播越在浙售其府中按潞王名敬一精通釋典名潞佛子工書善畫尤精於蘭至今有石刻留虎跑寺製爲潞琴前委兩角材最精良其府中頗蓄異物有沸水石有竹節盆其大如輪有純陽像乃仙筆也風右則鬚飄而左風左則鬚飄而右有舍利一顆晦夜放光視其燥溼可占晴雨有四面

觀音一尊。得之大驚。腹中者王之繡佛長齋。從剖驚得佛像始。而後陵谷變遷。不知其烏有矣。

藩司治前有百獅池。甚深廣。順治八年季冬羣兒繞欄嬉戲。忽見赤蟹浮於池上。共訝嚴寒焉得有此。遂鉤取之。有囊吞鉤而起。舉之甚重。視之一肢解人也。急報藩伯。藩伯陳姓曰。蟹具八足。此間豈有行八之人。與名八之地乎。一卒曰。去司不遠。八足子巷中有丁八。藩伯曰。速捕之。至則遁矣。廉得巷中有皮匠婦。與丁八有私。而匠復數日不見。鄰人疑而舉之。捕匠虞初新志

婦一訊而伏。誠與丁八成謀。以皮刀磔匠而沉之池。將偕奔而未迨也。獄成。究不得八。藩伯旋開府粵西。偶至一山寺。寺僧具迎。隨開府者一童子。忽執一僧曰。殺人丁八在是矣。僧失色。開府曰。若安識之。童子曰。余鄰也。雖變服而貌不可變。童子蓋浙人而挈之。以適粵者也。既得八。械送之浙。同伏法。窮克冤債。雖髡髮萬里之外。其能避乎。

武林山之最高者。獨推五雲。惟高斯寒。故宋時山僧每在臘前進雪。崇禎癸未。時當重九。有數書生約登

此山以作龍山之會。賈勇而上。休息廟中。爲時正早。廟祀五通之神。一生戲拈神筭。卜曰。我輩今日得入城否。筭語荅以不能。書生覘視堦晷。大笑曰。何神之有靈。刻尚未午。而云我輩不得歸家耶。隨步下。至一溪頭。見雙鯽游泳。迥異凡魚。書生共下捕之。或遠或近。或潛或躍。或入手中。潑刺又去。書生以必得爲期。脫衣作網。濡手沾足。良久得之。貫以柳枝。携出山麓。至南屏酒家。而月上東山。禁門扃鑰矣。因命童子烹魚取醉。遣此良夜。童子謂魚游釜中。久之不熟。命童子添薪益火。而其游如故。又加踴躍。有碎釜聲。書生急往視之。儼然魚也。取出乃木筭耳。因共驚悔。翌日歸筭廟中。以牲醴禱神而去。

虞初新志

卷之十二

六

超山在臯亭山北。山不深而穴虎。順治十八年冬。月有僧聞虎嘯。欲拽杖往伏之。竟爲所噬。其徒延虎師捕虎。師江右人。捕虎有年矣。初造阱。卽知當獲七虎。每獲一虎。鄉人贈之以金。其法以羊置阱中。鳴以相誘。煮青螺斗許。徧撒山隅。虎至。俛鬼導之。俛見螺。貪剔螺肉。忘爲虎護。虎遂孤行。卽誤入阱。虎師遂束之。

以歸。蓋僧之徒。隔山遙望。所見如此。越月師云。今日當獲第七虎矣。鄉人益以金爲贈。師懷金縱步往覘。虎在阱中大吼一聲。猛如霹靂。忽阱外二伏虎。自草中起。各銜師一足。中裂其體而去。夫擒虎乃祛害也。虎宜不能與師讐。而卒爲之害者。意者有祛害之心。而因之以爲利歟。吁。嗟。虎師知虎之死於阱中。不知已亦徇於阱外也。

張山來曰。人爲虎所食。其鬼爲俚理。應仇虎。乃不惟不仇之而已。而反爲之用。何耶。吾鄉素多虎獵。

師亦必以餌誘。俛然未聞其爲虎所害也。

看花述異記

王 焯 丹麓

湖墅西偏有沈氏園茂才衡玉之別業也。茂才性愛花。自號花遯園。故多植古桂、老梅、玉蘭、海棠、木芙蓉之屬。而牡丹尤盛。疊石爲山。高下互映。開時熒熒如列星。又如日中張五色錦。光彩奪目。遠近士女游觀者。日以百數。三月十八日。予亦往觀。徘徊其下。日暮不忍歸。主人留飲。飲竟。月已上東牆矣。主人別去。予就宿廊側。靜夜獨坐。清風徐來。起步階前。花影零亂。芳香襲人衣裾。幾不復知身在人世。俄見女子自石

虞初新志

卷之十二

十八

畔。出年可十五六。衣服娟楚。予驚問。女曰。妾乃魏夫人弟子黃令徵。以善種花。謂之花姑。夫人雅重君。特遣相迓。予隨問。夫人隸何事。曰。隸春工。凡天下草木花片數之多寡。色之青白紅紫。莫不于此賦形焉。然則何爲見重也。曰。君至當自知。因促予行。予不得已。隨之去。移步從太湖石後。便非復向路。清溪夾岸。茂林蓊鬱。沿溪行里許。但覺烟霧溟濛。芳菲滿目。人間四季花同時開放。畧盡稍前一樹。高丈餘。花極爛熳。有三女子。紅裳艷麗。偕游樹下。見客亦不避。予歎息。

良久花姑曰此崔林寺杜鵑也自殷七七催開後卽移植此又行數里一望皆梅紅白相間綠萼倍之當盛處有一亭榜曰梅亭亭內有一美人淡粧雅度徙倚花側予流盼移時幾不能舉步花姑曰奈何爾此是梅妃梅亭二字猶是上皇手書幸妃性柔緩不爾恐獲罪予笑謝乃已行至一山巖壑爭秀花卉殆與常異聽枝上鳥語如鼓笙簧漸見朱甍碧瓦殿閣參差兩度石橋乃抵其處相厥棟宇侈於王者傍有二司如官署右曰太醫院予大驚訝問花姑曰此處亦

虞初新志

卷之十二

須太醫耶花姑笑曰乃蘓直耳善治花瘡者能腴病者能安故命爲花太醫其左曰太師府何曰此洛人宋仲儒所居也各單父善吟詩亦能種植藝牡丹術凡變易千種人不能測上皇嘗召至驪山植花萬本各色樣各不同賜金千兩內人皆呼花師故至今仍其欄入門由西街行百步餘側有小苑畫檻雕欄予遽欲進內花姑慮夫人待久不令入予再三強之方許及階見一花合蒂濃艷芬馥染襟袖不散庭中有美女時復取嗅之腰肢纖惰多憨態予不敢熟視花姑

曰君識是花否。予曰不識也。曰此產嵩山。鳴中人不知名。採者異之。以貢煬帝。會車駕適至。爰賜名。迎輦花。嗅之。能令人清酒。兼能忘睡。予曰然。則所見美人。其司花女袁寶兒耶。花姑曰然。遂出。復由中道過大殿。殿角遇二少婦。皆靚粧。迎且笑曰。來何暮也。花姑亟問。夫人何在。曰在內殿。觀諸美人歌舞。奏樂爲樂。客既至。當入報夫人。予遽止之。曰姑少俟。諸美人可得窺窺乎。二婦笑曰可。謂花姑。汝且陪君子。我二人候樂畢相延也。去後。予乃問花姑二婦爲誰。曰二婦

虞初新志

卷之十二

二十

本李鄴侯公子妾。衣青者曰綠。綠衣緋者曰醉桃。花經兩人手無不活。夫人以是錄入近侍。遂引予至殿前簾外。見綠竹雜陳。聲容備善。正洋洋盈耳。忽有美人。掠髮舉袂。直奏曼聲。覺綠竹之音不能遏。旣而廣場寂寂。若無一人。予聞之不勝驚歎。花姑曰。此永新歌。所謂歌值千金。正斯人也。語未畢。聞簾內宣王生入。予歛容整衣而進。望殿上夫人。丰儀綽約。衣絳綃衣。冠翠翹冠。珠璫玉珮。如后妃狀。侍女數十輩。亦皆妖麗絕人。予再拜。命予起。曰汝見諸美女乎。予謝不

敢夫人曰。美人是花。真身花是美人。小影以汝惜花。故得見此緣。殊不淺。向汝作戒折花文。已命衛夫人楷書一通。置諸座右。予益遜謝。旋命坐進百花膏。夫人顧左右曰。王生遠至。汝輩何以樂嘉賓之心。有一女亭亭玉立。抱琴請曰。妾願撫琴。一聲纔動。四座無言。泠泠然。撫遍七絃。直令萬木澄幽。江月爲白。夫人稱善曰。昔于頔嘗令客彈琴。其嫂審聲。嘆曰。三分中一分箏。二分琵琶。絕無琴韻。今聽盧女彈。一絃能清一心。不數秀奴七七矣。因呼太真奏琵琶。予聞呼太

虞初新志

卷之十二

三

真私意。當日稱爲解語花。又曰海棠睡未醒。不料邂逅於此。乃見一人。纖腰修眸。衣黃衣冠玉冠。年三十許。容色絕麗。抱琵琶奏之。音韻淒清。飄出雲外。予復請搗箏。夫人笑曰。近來惟此樂。傳得美人情。君獨請此情。見乎。辭矣。顧諸女輩曰。誰擅此技。皆曰第一箏手。無如薛瓊瓊。尋有一女。着淡紅衫子。繫研羅裘。手捧一器。上圓下平。中空。絃柱十二。予不辨何物。夫人曰。此卽箏也。頃乃謫宮商於促柱。轉妙音於繁絃。始憶崔懷寶詩。良非虛語。曲纔終。又有一女。抱一器似

琵琶而圓者。其形象月。彈之其聲合琴音韻。清朗。予又不辨何物。但微顧是女。手紋隱處如紅線。夫人察予意。指示予曰。此名阮咸。一名月琴。惟紅線雅善。此予方知是女。卽紅線也。夫人忽指一女曰。渾忘却汝。汝有絕技。何不令嘉客得聞。予起視。見一美人含情不語。嬌倚屏間。聞夫人語。微笑。予遂問夫人。是女云。誰。夫人曰。此魏高陽王雍美人徐月華也。能彈臥箏。箏爲明妃出塞之歌。哀聲入雲。聞者莫不動容。已持一器。體曲而長。二十三絃。抱于懷中。兩齊奏之。果如

虞初新志

卷之十二

二十五

夫人言。俄有一女跨丹鳳至。諸女輩咸口吹簫。女來矣。女謂夫人曰。聞夫人延客。弄玉願獻新聲。夫人請使吹之。一聲而清風生。再吹而彩雲起。三吹而鳳凰翔。便冉冉乘雲而去。耳畔猶聞嗚嗚聲。細察之。已非簫矣。別一女子。短髮麗服。貌甚美而媚。橫吹玉笛。極要眇可聽。夫人曰。誰人私弄笛。諸女輩報曰。石家兒綠珠。夫人命亟出見客。女伴數促不肯前。中一女亦具顏色。乃曰。見亦善笛。何必爾也。綠珠門之。怒曰。阿

紀。我較短長耶。我終身事季倫。不似汝謝仁祖。

殺遂嫁郝墨不以汗顏翻逞微技是女羞憤無一言
夫人不懌命止樂忽有囀喉一歌聲出于朝霞之上
執板當席顧盼撩人夫人喜曰久不聞念奴歌今益
足暢人懷念奴曰妾何足言使麗娟發聲妾成傖父
矣夫人指曰麗娟體弱不勝衣恐不耐歌子見其年
僅十四五玉膚柔軟吹氣勝蘭舉步珊珊疑骨節自
鳴乃曰對嘉賓豈能辭醜因唱迴風曲庭葉翻落如
秋子但喚奈何而已麗娟曰君尙未見絳樹也絳樹
一聲能歌兩曲二人細聽各聞一曲一字不亂每欲

虞初新志

卷之十二

三

效之竟不測其術夫人曰絳樹術雖異恐無能勝子
吾且欲與王生觀絳樹舞乃見飛舞回旋有凌雲態
信妙舞莫巧于絳樹也絳樹謂麗娟曰汝欲效吾歌
不得吾欲學汝舞亦不能夫人大悟曰有是哉漢武
嘗以吸花絲錦賜麗娟作舞衣春暮宴于花下舞時
故以袖拂落花滿身都着謂之百花舞今日奈何不
爲王生演之麗娟復起舞舞態愈媚第恐臨風吹去
忽聞雞鳴予起別夫人曰後會尙有期慎自愛仍命
花結送子行視諸美人皆有戀戀不忍別之色予亦

不知涕之何從也。花姑引予從間道出。路頗崎嶇。回首忽失花姑所在。但見曉星欲落。斜月橫窗。花影翻階。翩然若顧予而笑。露坐石上。憶所見聞。恍如隔世。因慨天下事。大率類是。故記之。時康熙戊申三月。

袁捧庵曰。具二十分才情。方能有此撰述。若有才無情。則不真。有情無才。則不暢。讀竟始服其能。

李湘北曰。此丹麓戒折花文。絕妙注疏也。將千古艷魂和盤托出。笑語如生。不數文成將軍之于李夫人。臨邛道士之于楊玉環矣。

虞初新志

卷之十二

三四

徐竹逸曰。逸興如落花。依艸可補虞初志艷異編之所未備。文心九曲。幾欲佔盡風流。

張山來曰。予嘗謂以愛花之心愛美人。則領畧定。饒逸趣。以愛美人之心愛花。則護惜別有深情。丹麓惜花如命。固應有此奇遇。

又曰。向讀艷異諸書。見花妖月姊。往往于文士有緣心竊慕之。恨生平未之遇也。今讀此記。益令我神往矣。

孝犬傳

陳鼎定九

孝犬廣東東莞縣隱士陳恭隱家牝犬也色白而尾
駢四足皆黑恭隱痛父死國難矢志不進取隱居山
中以吟飲自縱不與時人通此犬隨恭隱未嘗須臾
離每出則犬先行數百步若以爲導者遇豺狼蛇虎
則亟返嚙恭隱衣袂曳之還若不使前者恭隱悟卽
旋犬又隨後離數十步作大聲嗥若以爲衛者以是
爲常夜則於廬舍前後巡且吠達旦不少休數年犬
一乳五子皆牡旣長恭隱分贈前後左右鄰家畜皆

虞初新志

卷之十二

三

能司門戶不怠初分之歲餘母犬日往各家視乳犬
一周若訓之勤者有食乳犬輒讓母犬食乳犬旣壯
母犬卽不往視而乳犬每早輒齊來恭隱家視母犬
又數年母犬病癩瘦將死乳犬日齊來爭與母犬舐
癩遂愈每至元旦五乳犬輒齊來遶母犬搖尾若爲
母犬賀歲狀後母犬死五乳犬皆哀號不止恭隱憫
之瘞之後山五乳犬每早輒齊往瘞處號如是者數
年不輟

外史氏曰世之人能以酒食養父母輒自詡曰孝且

有德色子曰。至於犬馬。皆能有養。其難者。敬耳。觀茲
五犬之慤。慤其母。敬矣哉。嗚呼。世之人。不若者。衆矣。
張山來曰。義犬事甚多。不勝其載。今此犬獨以孝
聞。故特存之。

卷十二終

虞初新志

卷之十二

三六



